

星汉传记

乔治·巴兰钦传

George Balanchine: The Ballet Maker

Robert Gottlieb

现代芭蕾艺术的缔造者

〔美国〕罗伯特·高特利伯 著
陈筱黠 译

译林出版社

乔治·巴兰钦传

〔美国〕罗伯特·高特利伯 著

陈筱黠 译

George Balanchine: The Ballet Maker

Robert Gottlieb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治·巴兰钦传 / (美) 高特利伯 (Gottlieb, R.) 著; 陈筱黠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1

(星汉传记)

书名原文: George Balanchine; the ballet maker

ISBN 978-7-5447-4943-5

I. ①乔… II. ①高… ②陈… III. ①巴兰钦(1904~1983)—传记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95040号

George Balanchine by Robert Gottlieb

Copyright©2004, Robert Gottlieb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本书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左岸出版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101号

书 名 乔治·巴兰钦传
作 者 [美国] 罗伯特·高特利伯
译 者 陈筱黠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17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43-5
定 价 2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作者小记	1
第一章 俄罗斯的岁月	1
第二章 与佳吉列夫	17
第三章 自食其力	37
第四章 前往美国	50
第五章 百老汇与好莱坞	60
第六章 他的女人与男人	82
第七章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107
第八章 重返俄罗斯	118
第九章 晚年	128
第十章 这个男人	135
巴兰钦语录	145
巴兰钦重要作品年表	155
参考资料	160
致谢	167
译名对照表	169

第一章 俄罗斯的岁月

乔治·巴兰钦于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圣彼得堡。前一年，以《睡美人》闻名的编舞家马里乌斯·彼季帕在马林斯基剧院演出他的最后一出芭蕾；而来年，以《仙女》知名的米哈依尔·福金完成第一支舞作。就在同一年，伊莎多拉·邓肯首度在俄罗斯亮相，激发福金与其他人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接下来的五年开启了俄罗斯的西方出走风潮：帕芙洛娃踏上没完没了的巡回演出，佳吉列夫带着他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前往巴黎，尼金斯基和卡萨维娜紧随其后。圣彼得堡的舞者坚持他们的想法并要求新的权利，招来管理当局的压制，除了惯常的内讧冲突，数十年来大致上都还算平稳的俄罗斯芭蕾舞界陷入一片混乱，而保守分子选择将这些混乱的现象视为一时冲动的造反，认为没有改善的必要。

政治局势当然也同样掀起一波造反声浪。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巴兰钦的周岁生日当天，一群抗议工人与他们的家人在圣彼得堡遭到射杀，许多人遇害。俄罗斯开始一路奔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大革命与共产主义。

然而，巴兰钦出生的环境与政治或芭蕾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巴兰钦的父亲梅立通·巴兰钦瓦德兹是一名成功的音乐家，是专

精于创作故乡格鲁吉亚民谣的作曲家，同乡都称他为“格鲁吉亚的格林卡”^①。他和岁数不及他一半的玛莉亚·尼古拉耶夫娜·瓦希耶娃结婚时，已是四十多岁且两个孩子都已成年的鳏夫。（他们的儿子乔治后来所娶的几名女子也都非常年轻。）他们的婚姻诞生了三个孩子：乔治有姐姐塔玛拉和弟弟安德烈。尽管家中的财务状况时好时坏，但乔治的幼儿时期似乎非常快乐。梅立通脾气温和、慷慨大方，或许还有点放荡挥霍。当他有钱的时候，他随意乱花；没钱时，也不特别烦恼：这又是他与儿子共有的特质。

多年后，巴兰钦提及梅立通赢得官方彩票的一大笔钱之后，不仅因为挥霍无度与愚蠢的投资把钱都花光了，还因为“蓄意破产”的罪名而入狱。没有人告诉孩子们实情，当他们的父亲消失两年之后突然间又出现，他们既惊又喜。（这是巴兰钦诸多不可思议的传奇中最早的故事，他很喜欢这种浪漫的夸大说法。但是如果按照几年之后安德烈的说法，比较可能的故事版本是：梅立通因为积欠债务而被软禁在家中长达四个月。）虽然巴兰钦一家必须放弃市区内的公寓，但是却幸运地得以保住乡下的小房子，他们的新家距离市区有三个小时的慢车路程，现在地属芬兰西南部境内。乔治五岁到九岁的时光都在那里度过，有一名家庭教师陪读教导，还向一名严格的德国女士学习钢琴。另外还有一名德国保姆，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他在迟暮之年回想起这名保姆仍旧是“满怀温情”。

童年时期，他与姐姐、弟弟在自家周围的林间过着健康、活跃的户外生活。乔治带着乡愁与感情回忆起那些岁月，不只是乡下的田园生活，还包括他早年在圣彼得堡的日子。他对《巴兰钦

^① 格林卡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奠基人，有“俄罗斯音乐之父”之称。

的柴可夫斯基》一书作者所罗门·伏尔科夫谈到自己曾在有三个池塘的波克洛纳亚山丘上玩耍，沿着涅瓦河堤岸散步，去动物园玩，还有他、塔玛拉和安德烈“心急难耐地等待正午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大炮隆隆作响”。东正教壮观的礼拜仪式“也让孩子提时的我留下奇妙的印象。祭司们全都盛装打扮，顶着华丽的主教冠走出来，看起来就像圣人。教堂唱诗班的男孩们歌声优美，宛若天使”。如同他对伏尔科夫所说：“孩童时期的印象总是最有影响力”，东正教礼拜仪式的力与美始终影响着他们。

对于像他这样的家庭，孩子们安定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没什么钱，又必须接受国家的教育，对年轻的乔治来说，最明显可行的途径是加入陆军或海军：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军官，家族在军方也有人脉。他九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和姐姐到圣彼得堡，以便他申请进入帝国海军学院；塔玛拉则可以参加帝国芭蕾与戏剧学校的考试，她一心想要当舞者。在海军学院，他们发现截止日期已过，巴兰钦无法申请当年度入学；而塔玛拉没有通过芭蕾学校的考试（前一年她也没有通过，不过一年后她终于通过了），但是一名路过的职员随口提议，让乔治也参加了这场大约有五十名男孩报名的考试。

学校没有要求这些面试者跳舞。健康检查之后，他们必须在一个由首席舞者、老师和行政人员组成的评选小组面前来回走动，这些人会按照他们的体格、活力、举止来评分。乔治是通过入学考试的九名男孩之一，而且显然已经吸引地位显赫的芭蕾女伶奥尔加·普列奥布拉耶纳斯卡的注意。（同样，这些事件还有另一个版本，据说在乔治参加考试的前一年，他的父亲已经跟学校提

过他的事情，预先铺好了路。这个说法比较不具戏剧效果，但是听起来有可能：身为知名的音乐家，梅立通在马林斯基剧院肯定有人脉。当然，乔治可能对父亲的作为并不知情。）

出身体面的家庭却没有经济前途的小孩，以这种方式投入专业教育，一点都不稀奇：举例来说，在佳吉列夫舞团时期成为乔治非正式妻子的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就是如此。这些孩子不只接受公费教育，而且八年或九年毕业之后，基本上他们都能进入芭蕾舞团工作，最后还可以领到退休金。巴兰钦一家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是明智且务实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乔治通过考试的当天下午，他的母亲留下他就回家了。早上，他才出门申请海军学院；晚上，他独自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答应学习他原本没有兴趣的一门艺术——他甚至连一场芭蕾舞都没看过。军队生活，或甚至是教堂的生活，对他都有更大的吸引力。也难怪，他讨厌这一切并立刻逃走，他循路穿过这座城市跑到娜蒂雅“阿姨”（实际上她是巴兰钦的堂姐或表姐）的家，娜蒂雅知道这次的逃跑可能会导致巴兰钦立即被开除，她直接送他回学校并把他留在那里。

乔治在学校的第一年并不快乐，后来他经常谈到自己是被“困”在那里（“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把我困在一间芭蕾学校”）。学校里的练习基本而机械化，学生在第一年里不会接触到实质的表演，而且不太清楚他们的努力目标是什么，沉闷单调的重复练习又能有什么成果。他大多数学科的表现并不好，除了音乐与宗教，其他的成绩都很差。而且他有交友方面的问题。在早年的照片中，人们很难忽略他的神情：带着优越感、几近轻蔑，而且无疑地充满戒心。其他的男同学都叫他“老鼠”，大概是因

为吸鼻子的动作或是脸部习惯性的抽搐，使得他的门牙外露（而且这将成为他终其一生都恶名远播的生理特征）。“老鼠”不算是个亲切的绰号。早年时曾有个男孩无情地嘲弄他，依照他告诉伯纳德·塔伯（他最初也是最好的传记作者）的说法，他“扑向他的敌人，猛烈的力道把对方的锁骨都打断了。”这是一次很罕见的失控。终其一生，他都以难得表现怒气而闻名。

他非常地寂寞。周末和假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回家了，但是他的家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除了偶尔与娜蒂雅阿姨当天往返乡下的家，他都留在学校。他在步入生命尽头的时候告诉伏尔科夫：“周六学校空无一人，整整两天，被遗弃的感觉悲哀又寂寞。你会想上教堂呆站一会儿……你必须消磨晚餐前的时间，我会去接待厅弹钢琴，那里没有人，一片空空荡荡。”他读了许多当时一般男孩子看的书：凡尔纳^①、福尔摩斯、尼克侦探^②、《最后的莫希干人》。所有最低年级的学生都知道第一年是用试用期，所以对于乔治而言，这段时间肯定不仅是孤独、不快乐的，还是充满紧张的。

不过在短短几年之内，人们逐渐注意到他。在学校比乔治高一年级的丹尼洛娃后来写道：“我开始特别留意到一个男孩子——乔治·巴兰钦。他谈不上英俊，但是看起来很有趣，有双锐利的眼睛；他似乎有点特别……乔治个性不错，但是当我们忙着胡闹捣蛋的时候，他却不与人来往。以他的年龄来说，他看起来非常严肃。”还有其他人也注意到他。舞团里一名年轻的独舞者菲丽娅·杜布洛夫斯卡还记得，当时她注意到巴兰钦的观察力与判断

① 法国名作家，著有《环游世界八十天》等小说。

② 寿命很长的廉价小说的英雄人物。

力非常敏锐，并且心想：他是个凡事都了然于心的小男孩。她于一九二九年在巴兰钦的《浪子》中出演塞壬女妖，是这一角色的最早版本。

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内心终于燃起对芭蕾舞的热情：就像孩子们在这个训练阶段通常会经历的过程，生平第一次，巴兰钦被带到剧院参与演出。这出芭蕾舞剧是《睡美人》。“我是丘比特，一个很小的丘比特。这是彼季帕编的舞作，我被安排坐在一只金色的老鹰上。一切豁然开朗！一群人，一群优雅的观众。马林斯基剧院一片淡蓝色和金色！然后突然间交响乐团开始演奏，我坐在鸟笼上，以无法言喻的兴奋之情享受这一切——音乐、剧院以及我在台上的事实。感谢《睡美人》，我爱上了芭蕾。”

他不是唯一喜欢《睡美人》的人。《睡美人》是具体呈现安娜·帕芙洛娃和艺术家莱昂·巴克斯特对芭蕾舞的热情之作。斯特拉文斯基热爱柴可夫斯基美妙的配乐。一九二一年，佳吉列夫因为在伦敦公演《睡美人》长达三个月而几近破产。而美国对于古典芭蕾的华美有了全面性的了解可说是玛戈特·芳婷的成就，因为一九四九年萨德勒威尔斯皇家芭蕾舞团^①于纽约的第一个舞季期间，芳婷饰演《睡美人》中的欧若拉公主。巴兰钦终其一生都很喜欢《睡美人》：他在晚年还打算让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演出《睡美人》。

从那时候开始，乔治在马林斯基剧院有无数场芭蕾舞的演出，他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与《尤金·奥尼根》中有舞蹈演出，也参与了彼季帕的《法老的女儿》一剧，那是他第一次

^①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前身。

以不具名的方式列入演出名单（“猴子：一个学生饰演”），是个在林间蹦蹦跳跳的角色，他告诉塔伯，他对这个角色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当然，他还参加了彼季帕的其他作品：《雷蒙达》（饰演阿拉伯男孩）、《堂·吉珂德》（饰演西班牙男孩）、《帕基塔》、《艾丝美拉达》、《海盗》。他参与《天鹅湖》与《胡桃夹子》的演出。“没错，我有参与演出。”一九五四年，他为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创作他自己的版本的《胡桃夹子》时谈到，“老鼠、丑角……什么都跳，就跟大家一样。”事实上，他学生时期最成功的角色是参与“环舞”的丑角，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将其改编成“拐杖糖”，他特地说明其中一组舞：“完全是纯正的俄罗斯风格。”这个角色是他的专长之一，这一点可由丹尼洛娃的记忆证实：“他与众不同的特色……是速度、音乐性、大跳跃和动作分明的起奏”，因此他注定当上要角而非首席芭蕾舞女伶的舞伴。虽然他确实也曾曾在《胡桃夹子》饰演王子的角色，而几十年后他将这个角色的手势与肢体动作原封不动又搬上舞台。

在芭蕾舞学校就学期间，巴兰钦很努力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只要有时间（和钢琴），他就练习。他勤奋的练习最后吸引了高年级学生邀请他在学校毕业公演上为他们伴奏，也因而让老师、舞者与学校行政人员注意到他。一九一九年，他进入创作了《雷蒙达》的知名作曲家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指导下的音乐学院。他在那里不只学习钢琴，还有和声、对位旋律以及作曲。他也尝试小提琴、法国号、鼓及小喇叭。他的钢琴教授苏菲亚·弗兰特塞夫娜·楚穆伦如此赞美他：

才华横溢而且有音乐细胞。他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学

习。最初一年半时，他是国立芭蕾学校的学生，没有自己的乐器，而且只能在偌大的戏剧厅弹奏，十分不便。芭蕾学校毕业后，他继续住在学校里，生活境况没有改变，直到今年（一九二二年）三月他才有自己的乐器。他的芭蕾练习让他精疲力竭……我希望他能够成功完成音乐学院的学业。

他一直都没有完成音乐学校的学业，但是诚如这个时期他结识的密友舞蹈史学家尤里·斯罗尼姆斯基对此所下的总结：“在那几年里，巴兰钦让自己变成专业的音乐家。”

他也开始编舞。一九二〇年，他十六岁的时候，获准以安东·鲁宾斯坦的浪漫乐曲为背景，为学校年度公演创作一支双人舞——《夜之舞》。根据丹尼洛娃的说法，这是“一支迷人的舞码”，需要舞者以“阿拉贝斯克”^①做出单臂高举的创新动作。巴兰钦爱上了跳这支双人舞的奥尔加·蒙加洛娃：“她有双细致美丽的腿，每个特技招式对她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俄罗斯还有《夜之舞》的演出。一九二一年，巴兰钦以优异的成绩从芭蕾学校毕业，他遵循标准途径进入马林斯基芭蕾舞团，如果他选择待在这个舞团，等着他的是一个清晰的未来，但是舞蹈界以及更广大的世界都发生了一些事件，让他无法继续这条路。

① 芭蕾的基本舞姿之一。其名称源自摩尔人的一种叶片状连续花纹图案。该舞姿为单腿半蹲或直立，另一腿往后伸直，与支撑腿成直角，双臂呈与此相应、和谐一致的姿势，从而构成从指尖到足尖尽可能伸长的直线。

巴兰钦在芭蕾学校的最后几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接近年底时，学校与舞团双双关闭。这个国家正经历内战以及政权的快速变迁——从专制政权到克伦斯基的社会主义，再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这些造成了混乱及严重的贫穷。乔治的父亲前往提弗力斯（今日的第比利斯），担任寿命短暂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由于学校关闭，乔治搬去与他的母亲、姐姐及弟弟住在一起，但是在一九一八年初，他的家人离开圣彼得堡（被沙皇重新命名为彼得格勒）与他的父亲团聚。只有十四岁的乔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和姐姐。

在等待学校复学的同时，他与娜蒂雅阿姨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跟其他人一样，巴兰钦四处寻找食物。斯罗尼姆斯基总结那段时期的情况：“内战、道路封锁……彼得格勒似乎正逐渐变成一座死城，街道上空空荡荡，已经没有营业的商店，窗户不是用木板钉起来就是被打破。交通运输……往往因为欠缺电力和汽油而停下来。经常停电，街道与公寓大楼陷入一片漆黑。饥饿与寒冷让每个人都感到痛苦难耐。”只要有工作，乔治什么都肯做：为默片演奏钢琴、当信差、担任马具商人的助理。工作不是为了换取金钱，而是“能换得他的雇主可以分给他的任何残羹剩饭，或是换取……几根火柴或一些香皂，或许还可以拿去换一片硬面包。”他会走好几里路去找乡下的农夫，拿节省下来的盐换马铃薯。他会跟其他学生一起偷政府的补给品（如果失手被逮，他们会被处死）。而猫则经常被捕捉，勒毙，然后烹煮。“有时候我们讨到马的饲料，”丹尼洛娃回想，“而死马则被弃尸在街上。晚上，人们会拿着刀子来，从尸体上割下任何可用的部位；到了早上，就

只剩下骨头。”饥饿对每个人来说都成了常态，她写道：“然后开始长疮，我一度有五个，但是跟乔治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他有三十个。”

一九一八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人民委员阿那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成功说服列宁：芭蕾不是一门堕落的艺术，无产阶级可能从中获益。学校与剧院重新开放，但是起初只限于冗长、激烈的政治集会中间的串场演出。塔伯记述，巴兰钦在四十年后还能“生动模仿他曾在马林斯基剧院舞台侧翼的包厢听到的托洛茨基长篇大论的演说，既可笑又吓人”。固定的演出终于重新展开，观众坐在冰冷的剧院里，因为没有燃油提供剧院暖气。“水在水管里结冻，然后水管爆裂。”巴兰钦告诉伏尔科夫，“冰在水槽内漂浮。跳群舞的人在戏服下面穿着长袖的T恤，但是可怜的主角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感染肺炎。”

在这段长期困顿的日子里，身体虚弱的巴兰钦没有病倒，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经由介绍而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家庭，他初次遇到这个女孩是在一九二〇年，她名叫塔玛拉·哲别尔哲耶娃，后来改名吉别尔吉耶娃，最后大家简称她为吉娃。大约两年之后，他与塔玛拉相恋，当时塔玛拉十五岁，而他大她三岁。塔玛拉是一个有着浅灰金色头发的女孩，美丽又活泼，她不是这间国立学校的学生，而是晚上到学校修几堂课。他们开始交往，并在这座城市附近的夜总会一起演出，有时候塔玛拉会在乔治的伴奏下演唱。然后，按照吉娃所言：“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友谊转变成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到那个时候，巴兰钦已经搬进哲别尔哲叶娃家的大公寓。吉娃的父亲因为制造宗教物品与服饰而致富，他拥有大批珍贵藏书，并建了一间实验剧场与一座博物

馆，虽然他大多数财产都被充公（在新的政权下没有生产宗教制品的必要），布尔什维克党仍同意他经营剧场与博物馆。

吉娃的父亲很喜欢乔治，吉娃后来写道，乔治有“父亲所欣赏的许多特质：有才华、不墨守成规、就算有人反对也要追求自己的方向与信念的决心。”他也喜欢乔治的钢琴演奏，尤其是瓦格纳的曲子。他很乐意提供乔治食宿。根据吉娃的说法，有一天她的父亲对这两名年轻人说：“你们何不结婚？我是认真的，你们很明显地疯狂相爱。不管这是年轻人的短暂爱情还是真爱都不打紧，时间会澄清一切。如果你们发现结婚是个错误，随时都可以离婚。同时，如果你们结婚，我会觉得比较自在。”乔治说：“好吧！”吉娃附和：“好吧！”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她写道：“而且我敢说这个浪漫的求婚方式无人能比。”事实上，乔治本人在几十年后对这个故事提出质疑，他告诉伏尔科夫：“我听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塔玛拉和我结婚是她父亲的主意。根本不是这样，没这回事。他不管塔玛拉和我，完全沉迷在他的珍奇收藏当中。我住在他的房子；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要求我弹奏瓦格纳的音乐，确有其事，但是要我娶塔玛拉？没有，塔玛拉和我是自行结婚的。”谁知道呢？吉娃的回忆录《刹那》写得很迷人但是有点幻想的成分，而做事一丝不苟的塔伯转述她的故事，想来是从巴兰钦以及吉娃那边都听过这个故事。可以确定的是，在巴兰钦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他并不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

虽然现在巴兰钦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了（最后他与妻子从她的家搬入他们自己的小公寓），但是他的艺术生涯已经到达关键时刻：他要依附马林斯基舞团的保守势力，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路？早在俄国革命之前，亚历山大·高尔斯基在莫斯科的波修瓦剧院

和福金在圣彼得堡的行动，已经使编舞界陷入混乱。巴兰钦欣赏福金的《仙女》（一九七二年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将它搬上舞台时采用的是原来的名称“Chopiniana”，我们熟悉的名称则是“Les Sylphides”）。他之前看过《垂死的天鹅》、《狂欢节》和福金早期的其他作品，而且他本身也跳过《阿拉贡霍塔》，并在《伊戈王子》中扮演鞑靼人。但是在他刚开始编舞的那几年，主要影响他的却是费奥多尔·洛普霍夫及卡西扬·格列佐夫斯基，前者是因为他用音乐来处理舞蹈，后者是因为他在延伸舞蹈语言方面所做的种种激进的实验。一九二三年，洛普霍夫将一出名为《宇宙的辉煌》^①的大型纯舞蹈芭蕾舞剧搬上舞台，音乐是贝多芬的第四号交响曲，巴兰钦和几个最亲近的同事参与了这出舞剧唯一一次的演出（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演出）。舞蹈史学家伊丽莎白·苏利兹引述洛普霍夫关于与“贴近音乐跳舞”、“随着音乐起舞”和“在音乐中跳舞”等观念相对应的“让音乐跳舞”观念的著作。“当然，”苏利兹写道：“这种方法分析乐谱、把乐谱拆解成几个构成的要素，然后寻找每个要素的对等动作。”而且她指出，对巴兰钦而言，追随彼季帕和洛普霍夫，将舞蹈结构视为“音乐结构的模拟，超越文学的臆测、戏剧的具体化以及主观的诠释”，可说是非常重要的。

格列佐夫斯基的地位重要，不只是因为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动作与姿势，而且这些动作与姿势还是基于古典芭蕾的严格规则的。换句话说，他与巴兰钦相似但是又远早于他，他在坚持

^① 原注：二〇〇四年《宇宙的辉煌》原剧重新登上马林斯基剧院舞台，证明它是一个相当生涩且明显带有前卫主义的作品。然而，人们可以看出巴兰钦可能受到的影响。

古典芭蕾的同时，扩大了古典芭蕾的语言。“创造出根据传统姿势变化而来的大胆姿势与动作，”苏利兹写道，“芭蕾女伶不是站立摆出阿拉贝斯克与阿蒂迪德^①，而是高高悬在空中，在她的舞伴的怀里，而且有时候是坐着或躺下。”

一位当代评论家描写格列佐夫斯基惊人的舞蹈语汇：“腿被赋予了意想不到的功能——不是用来支撑身体，而是当成独立的表达要素……‘用腿的姿势表达’。通过手臂与腿部线条的交织，得到新鲜又奇特的效果。”这一点他也比巴兰钦早了一步，巴兰钦在参与格列佐夫斯基的室内芭蕾舞团的一场演出时，“冲到后台对这名编舞家表达他的兴奋之情”。他告诉塔伯：“看到格列佐夫斯基让我首度有勇气自行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一九二三年，巴兰钦在各式各样的地方编排了各种类型的舞蹈。斯罗尼姆斯基回忆：“他的朋友和跳舞的伙伴一直缠着他：‘乔治！告诉我要跳什么！帮忙改编这部旧作！帮我按照这段音乐排一支舞！’而总是盛情难却的巴兰钦会设法立即满足这些要求。”他的身边出现了一群年轻的舞者，他们就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青年芭蕾舞团，成员包括他过去的女友蒙加洛娃、丹尼洛娃、莉迪亚·伊凡诺娃、彼得·古谢夫、尼古拉·考拉·叶菲莫夫，最后还有他的妻子。艺术家和音乐家也与这个团体有往来，他们在可当场地的地方举行音乐会，巴兰钦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金鸡》演出编舞、为施尼茨勒、托勒的戏剧编舞，甚至还有萧伯纳的《恺撒与克娄巴特拉》。很快地，青年芭蕾舞团有了些名气（或者该说是恶名昭彰）。保守评论家摆出轻视的态度；前卫

^① attitude，原意为姿势、姿态，此指芭蕾的基本舞姿之一。支撑腿可直立或微蹲，也可站脚尖或半脚尖，另一腿往前或往后弯曲抬起。